蜀山劍俠傳/25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五〇回　輕敵蹈危機 暗襲陰魔迷幻相　轉安憑定力 內瑩神智返真如

下一回▶

上文寫到的那散仙，名叫朱逍遙，因爲情癡，誤迷妖屍，死而不悟，致被妖屍邪法困住，戟指咒罵，逼令獻出生魂，不然便用邪火妖光，使其受煉魂之慘。那道者先見雙方惡鬥，仍頗憂急，聞言略一尋思，在火焰中高聲答道：「我本想以此一身了完這孽債，現和你孽緣已盡，百年迷夢，也已覺醒。我話出口，決不反悔。可是你須明白，大劫已然發動，這纔開始。你那新歡尚有些日苟活，你卻斷無倖免。你要我命，想用我生魂行使妖法，卻是未必。但我必允所請，祇須依我兵解即可聽從。你應知我死後法力大遜，不似你們妖邪，能以元神變化，一樣作怪，且又甚之。如有差失，發之外人，那卻不能怪我食言。好在此時我已在你們掌握之中，妖光煞火佈滿全室，決走不脫。如以爲然，可將妖火撤去，隨便一刀一劍均可殺我。你下手吧。」

四人本就覺這道者可憐，又聽出夙世深孽，俱想救他。後來癩姑聽出此人因爲毀了戒體，自懺前非，欲以一死了此孽緣，心志甚堅，方改主意，決定助其兵解，再救他元神脫險，祇爲妖光厲害，無暇顧及。嗣聽他和妖屍對答的話，知已覺醒迷夢，救他之念更切。謝琳素性任俠，更是早抱不平。二人同一心理，正在算計如何解救。妖屍已經發動，冷笑道：「你休把老賊尼奉如天神，我夫妻今晚定要將她化骨揚灰，以解百年仇恨。既然願意兵解，量你也逃不脫我夫妻的手內。我倒要看看，還有甚外賊敢闖進這裏送死？」隨說把手一招，先前赤紅火焰立即飛回。那道者仍在真氣護身之下，昂立不動。妖屍怒喝：

「狗賊道，你還在賣弄伎倆，怎能殺你？」道者也冷笑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昨夜我已算出大半，祇是先前過於情癡，惟恐到時舉棋不定；又自信生平無多過惡，不致毀滅，本身之事並未十分推求。人心難測，還有你那新結交的妖人，俱是極惡窮兇之輩，知道有無暗算？你祇把刀劍放來，我必無抗拒，一準兵解就是。」妖屍冷笑道：「我想你也不會食言。實對你說，你以爲祇要死於兵解，便可不致損傷你的元神，那是在做夢呢。這是你自願如此，兵解以後，法力更差，更易由我擺佈，莫又後悔，怨我心毒。」道者哈哈大笑道：「玉娘子，你看錯了。你那用心，分明是一時不能致我於死，又知仇敵厲害，妖光雖毒，莫可奈何，這纔想下毒計，知我自來言出必行，有意拿話套我。等我自甘兵解，一爲你所殺，立用極陰毒的邪法禁制住我真神，增加你的邪法兇威，欲以此致敵人的死命。不知人家已具仙佛兩家上乘法力，此舉不特徒勞，連我也未必便如你意。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，是否如我所料，到時自知。請下手吧。」末句還未說完，妖屍已怒火上攻，口中厲聲喝罵：「狗賊死在眼前，還敢信口開河，教你知道仙姑厲害！」隨說，左肩一搖，立有尺許長一口飛刀向前飛去。那道者瞥見刀光臨頭，哈哈一笑，護身真氣立即收斂，毫不閃避。刀光往下一落，將頭斬斷。緊跟着便見一團青氣，裹住一個小人疾飛而起。妖屍也真歹毒，人一殺死，揚手便是一蓬黑紗般的妖霧，朝那小人當頭罩下。

當雙方鬥口問答時，旁邊癩姑等四人故意以全力和毒手摩什苦鬥，一面裝着往外逃遁之勢，以使其不疑。實則聲東擊西，早就打好主意，準備道者一死，立即捨此就彼，猛衝上前解救。事有湊巧，謝琳所習滅魔寶籙，專破這類攝魂邪法，一眼瞥見妖屍手上放出黑色煙網，正好拿她把降魔法力試演一下。隨同三人倏地轉身，衝蕩開烏金妖光，往道者身前趕去。一面手掐靈訣，往外一揚，手上立現出一團明如皓月的寒光，先照過去。妖網便有似潑雪向火，一閃即消。謝琳跟着再把寒光罩向小人身上，那小人好似喜極，連在光中稽首不已。兩方本祇三兩丈之隔，小人剛得脫險，四人也已衝破妖光趕到。癩姑、輕雲惟恐妖屍又有別的邪法，也在此時指揮法寶、飛劍向妖屍攻去。

妖屍萬想不到敵人被困妖光之內，還有這等法力，竟被鬧了個措手不及。祇得先運玄功變化，抵禦躲閃，設法還攻。同時，毒手摩什猛覺敵人百忙中忽然捨此即彼，去救情敵的元神，不禁怒上加怒，怪吼一聲，連忙趕去，已是無及。四人往前祇一湊，那小人早在有無相神光以內，愈發無如之何。妖屍、毒手見此情形，忿怒欲狂，一面合力轉攻，一面把妖屍預定毒計如法施爲起來。

四人救了道者元神，正想轉身往前面衝逃出去，猛覺天旋地轉，頓成了黑暗世界。身外妖光並未撤退，反倒加了力量。祇是光景昏黃，烏金雲光不住明滅閃變，較前更急，混

亂目光。連癩姑、謝琳的慧目法眼，均看不出眼前景物，彷彿存身之所已非原處，換了一個地方。上下四方無邊無際，妖光以外一無所見。四人多未經過這等局面。輕雲雖然三入幻波池，但爲妖光所混，急切間也未看出端倪。謝琳出手得利，一上場便滿心想要施展降魔法力。哪知妖屍因見敵人來勢太強，起初不合自恃，祇把自煉法寶埋伏室內，未將原有禁制移來，以爲室居前洞最祕密曲折深邃之地，由前洞門至此有許多層埋伏，敵人如來，首先觸動各層埋伏，不等進門，早就有了警覺。哪知變出非常，鑄成大錯，毀去肉身，悔恨無及。憑自己和毒手摩什的法力，竟會毫無所覺，不知仇敵怎麼進來的。那麼厲害的重重埋伏，竟被仇敵隱形潛入。又見敵人所用法寶、飛劍無不神妙絕倫，威力至大，惟恐法寶無功，反而斷送。

妖屍生性本最陰毒沉鷙，一見形勢不妙，便強忍奇忿，乘着仇敵爲妖光所圍，趕忙遁出，把五遁禁制全移了來。又以仇敵入內，未受五遁阻困，恐仍無效，情急拼命，又想下一條毒計：準備再如無功，便拼犯大險，誘敵入網，孤注一擲。先就疑心七煞玄陰天羅未必能將仇敵擒殺，到後一看，果如所料。雖幸妖光厲害，暫時已將仇敵困住，但那佛家神光威力甚大，所用法寶、飛劍也厲害得出奇。毒手摩什竟不敢櫻其鋒，和仇敵硬對，祇用玄功變化躲閃。這些都是大出意想之事，越把對頭看重，估得過高，已然決定改用誘敵之策。偏生纔把朱逍遙殺死，生魂眼看入網，仇敵祇一舉手，便喫強行救去，把用生魂去引發禁網的原計，無形中破去。除卻親身犯險，更無良策。不禁又驚又急，祇得把心一橫，招呼毒手摩什加重妖光威力，暗中顛倒禁法，變換地形門戶。就在天旋地轉，妖光明滅甚急之際，四人已被移出室外。洞中原有禁制埋伏，本就厲害非常，況又加上二妖孽全力施爲，自然其力更強。謝琳初次經歷，和癩姑、輕雲一樣，祇知妖屍已用五行大挪移法換了地方，身已不在原地。至於五遁，妖屍既恐無功，又恐仇敵因以警覺，打草驚蛇，轉生枝節，不來上套，意欲一舉便致死命，雖然移來，隱忍未發，祇仗妖光掩護，陰施毒計。妖光以外一片混亂，暗影昏沉，渺無邊際。謝琳如何知道厲害，還以爲這類妖術邪法破之甚易，便把滅魔寶籙上的三陽降魔神焰和五火神雷相繼施展出來。祇見金光寶焰、五色神雷火花似雹雨一般發將出去，再加上原發出去的刀、劍、法寶，電掣虹飛，威力立時大增，初意這一發動正法，縱令妖光難破，別的妖術邪法定必失敗。哪知妖屍用的是聖姑所遺諸般禁制，謝琳所施二法不特未能得手，反倒引發內中妙用。癩姑畢竟經歷得多，見謝琳所施諸法毫無反應，妖光依舊強烈，知道自來遇上妖術邪法，最可怕的就是這等測看不出對方虛實動靜，而自方所用法術、法寶不能見到實效的混沌景象。再者洞中原有五遁禁制，何等神妙，妖屍斷無不用之理，怎會不見形迹？越想越覺形勢不佳，忙對謝、周、上官三人道：「妖光甚強，聖姑禁法不顯形迹，破法的人尚未見來，不應有此景象，定是二妖邪有甚陰毒詭謀。我們法寶、飛劍多在外面，固然妖

邪收它們不去，但聖姑禁制現被妖屍竊據爲用，卻是不可輕視。好在妖屍今日伏誅，定數難逃，二妖孽決不能侵害我們，也不爭此一時半時，莫要中了她的詭謀，人雖無礙，出甚別的意外，卻不上算。快將各人法寶飛劍收回來吧。」

謝琳經時一久，也自生疑，聞言立被提醒。想起下山以前父親所示機宜，說得洞中禁制那等厲害，尚是大概，詳情未便先泄。自己因見進門容易，消滅妖屍肉體那麼順手，又恃有伏魔神通，因而把事看易。照眼前形勢觀察，單是二妖孽已夠應付，何況父親所說景象尚未現出，分明不是易與，如何輕敵起來？謝琳本是機智絕倫，心念一動，立把先前輕敵之念去了多半。輕雲、上官紅虎穴重往，深知厲害，更不必說。忙照癩姑之言，四人各把飛劍、法寶假作勢衰，徐徐收回，不再似前追逐往來，疾馳遠去。

謝琳再以傳聲暗向癩姑道：「癩姊姊言得極是，伏魔諸法連用無功，妖光之外必然伏有禁制。家父雖有五遁精一，紅兒業已佔其先機，後必無害之言，但是聖姑所設禁制，未見妖屍運用，無迹可尋。先前被她用五行大挪移法倒轉地形，急切間分辨不出門戶方位。縱有制勝之策，也不可造次先發，致令警覺，自以謹慎爲是，不過這等相持，也非善策。妖屍擅長玄功變化，詭詐百出，萬一另有陰謀，使我預計生出枝節，不討厭麼？反正她也傷不了我們，可將法寶、飛劍集合一處，暫不進殺妖邪，移作前鋒。再各用神雷合力當先，專一衝蕩妖光，姑且隨意前進，試上一試。我想七煞玄陰天羅縱然厲害，以我四人的刀、劍、法寶和神雷威力，如此猛烈攻擊，又是化分爲合，避開前面，專攻擊一面，怎麼也必有點傷損。聽葉姑說，此是軒轅老怪平生得意的邪法異寶，本是有形之寶，以極高邪法煉作無形。祇說不易毀損，並未說是無法可破，試試何妨？」

癩姑知謝琳雖已覺出形勢喫緊，心仍好勝，惟恐救人的一撥成了功，自己這一撥尚爲妖光禁制所困，少了光彩，欲用全力，再拼一下試試。七煞玄陰天羅乃妖人師傳性命相連之寶，必極重視，哪怕不能全勝，如將妖光破去一些，也好爭點面子。本想勸她，少時易、李、謝三人一來，大功即可告成，至多把七寶金幢施展一回。好在此洞深居地底，不怕累及無辜異類，已期必勝，無須如此亟亟。繼一想：「五行大挪移法乃洞中原有埋伏，加以奇門五遁，化生妙用，易靜不出，決不能破。至多埋伏發動時現出迹象，辨明門戶生克，或者不致陷入死地而已。可是妖屍設計陰毒，此時全局在她掌握之中，妖光以外無迹可尋，便不前衝，一樣被引入伏內，不是自守可保無事。轉不如聽從謝琳，姑且試試。萬一寶、劍、神雷威力略挫妖光，妖人不捨重寶，敗退下去，因而現出五遁迹象，豈不也有利些？」心中尋思，便即應諾。

四人隨把飛刀、飛劍、法寶聚向護身神光之處，同時癩姑和周、謝二人各掐靈訣，運用玄功，合力發動神雷。這時那烏金色雲光越來越盛，勢也越疾，似排山倒海一般，閃變起無限金星，飛花電舞，四方八面潮涌而來，正當萬分猛惡之際。三人爲想增強神雷威力，原是同時發動，祇聽霹靂連聲，一片震過，金光雷火紛紛爆散。妖光似驚濤駭浪一般騰涌中，剛覺出雷聲沉悶，妖光各爲排蕩，立即合攏，未怎擊散，勢轉加強。倏地眼前一暗，四外妖光忽然一閃全隱，妖屍和毒手摩什也不見蹤跡。阻力雖去，神光以外仍是一片沉冥，宛如置身黑暗世界之中，甚麼也看不見。試將法寶、飛劍放將出去，探查遠近，祇見一道道的劍光、寶光在暗影中向前疾駛，既無止境，也不能照見別的人物影迹。謝琳施法由手上放出兩道光華，照向前去，也是如此，身上卻是輕鬆得很。

本來三人以爲身已入伏，恐有疏失，祇得將法寶、飛劍招了回來。先前道者朱逍遙元神自從遇救，到了神光裏面，朝四人拜謝之後，便由口中噴出一股青氣，將身托住，趺坐其上，彷彿入定神氣。三人見他兵解之後尚有如此功力，外有神光保護，不畏侵害，應敵正急，無暇多言，又當他煉氣凝神之際，未便相擾，一心對外，均未顧及和他說話。及至眼前形勢驟變，正想方法應付，忽聽道者發出極微細的聲音說道：「諸位道友此時已被移向中洞。聖姑禁法神妙無窮，貧道道淺力薄，本也莫測高深，乃是連日在此暗中留意，觀察五遁生克變化與顛倒挪移之妙，約略得知一點大概。照着日前見聞，全洞禁制樞機雖然發源於此洞下層靈泉癸水，但是中央戊土乃聖姑生化之地，中宮主位所在，與此洞癸水相剋相生，同爲命脈，變化無窮，威力至大。貧道早知崔盈氣數已盡，少時戊土威力必要發動，甚或生出許多幻相。諸位道友功力既深，法寶尤爲神妙，更有佛法護身，祇要身在光中，不出光外，以適纔眼見法力之高，一任她五遁齊施，也無可如何。時機一至，便可轉敗爲勝了。」

三人方覺道者所說雖是好意，除指出地係中洞以外，俱都無關宏旨。並且中洞戊土禁制之力的外層法物，已被上次易靜師徒破去，換了乃父易周一道靈符代替。固然聖姑法力無邊，各洞各層的五遁禁制均能自行變化，往復相生。但這中宮主位所設法物頗關重要，預先被人暗中破去，威力到底要差得多。何況上官紅未拜師以前，先就得了乙木全訣，後隨乃師玄龜殿一行，又得了師祖易周的指點傳授，加以生就仙骨仙根，靈悟絕倫，用功更勤，早已深悉微妙，縱令戊土發生妙用，有上官紅乙木剋制，也可無慮。當初易靜重入幻波池時，易周曾示機宜，命由中洞入內，五遁之中獨破戊土法物，並令以靈符代替，設下一樣可以生出妙用的贋鼎，以防妖屍事前警覺。今日妖屍將一行四人移向中洞，此老精於先天易數，千百年內過來因果，默運玄機，加以推算，立即洞悉本源。洞中禁法阻隔，難不倒他，今日之事，必和各位師長一樣，早已推算詳明，此舉定必含有深意。

這位朱道友功力似非尋常，新遭兵解之餘，又被妖網一罩，元氣傷耗，理應調神靜養。適纔聽他元神說話聲音微弱，十分喫力，患難同舟，自應關切。祇是他強力嘶聲，多勞心神，所說怎會無關痛癢？此人深淺雖未盡悉，即以適纔所見情形而論，也似乎不應如此平庸，難道還有別的用意不成？

想到這裏，三人再一回頭注視，道者說完前言，便自四面張望，神情似頗緊張。心疑有故，方欲設詞探詢，猛瞥見左側暗影中飛來一團邪霧，中現妖屍，披頭散髮，滿面鮮血狼藉，目射兇光，口角微帶獰笑。神光以外，暗霧沉沉，一片昏黑。妖屍身上又無光華，祇籠着一團綠色濃霧。如非四人慧目法眼，妖屍又穿着一身素白，直看不真切。其來勢特快，彷彿暗夜荒郊，突由側面飛來一個厲鬼，神態比前還要兇惡得多。到了近側，便咬牙切齒，戟指厲聲咒罵不已。癩姑、謝琳先當妖屍隱而又現，不是佈置停當前來誘敵，便是自己一行身已入伏，妖屍故意激怒自己出手，以便五遁禁制生出反應。事已至此，終須一斗，出手不出手俱是一樣。不過妖屍玄功變化頗不尋常，既敢對面，必有所恃，多半出手也傷她不了。不願徒勞無功，意欲稍停，徐觀其變，以靜防動，看她到底有甚花樣。暫時仍守在神光以內，祇在暗中準備，乘隙出擊，並推測門戶方向，相機而作。咒罵之聲，視同犬吠，先未理睬。後來聽出妖屍竟爲那姓朱的道者而來。

原來妖屍窮兇狠毒，基於天性，生平睚眥必報。一與爲仇，不將對方酷虐殘殺，決不罷休。加以素日自負奇美絕豔，獨超仙凡，所有情人面首任其玩弄，死生惟命，百死無悔。那姓朱的道者雖爲她而死，但是死前先已悔悟警覺，祇以一死了卻孽緣，爲轉世重新參修正果之計。死後又和仇敵一路，情同背叛，由此可見仍有由迷網中跳出的人。似此絕無僅有的事，已認爲大逆不道。再加上道者元神所說的話，在癩姑等四人聽去無足重輕，在妖屍卻重又激發其滅屍銷骨之痛。於是回想道者初見面時的情景，分明早知強敵深入，近在肘腋。如真迷戀自己，不記前仇，沒有怨忿，又深知臥室中的設備埋伏，祇須在一進門時，出敵不意，先將埋伏引發，防護好了自己的肉身，再行詳說來意，敵人任是多高法力，也難傷害，弄巧還要入網受擒，那是多好。即使他知自己心毒，平日所說埋伏恐有不實，防誤犯險，不敢冒失引發，預先也應報警。一經喝破，敵人自必發動，自己也無不信之理，如何會遭仇人荼毒，鬧得全身粉碎？若是就連這樣也恐敵人厲害，先下手來傷他，不敢公然喝破，那麼祇要上來不和自己糾纏，做那酸腐醜態，勾動蘊蓄多年的慾火，同時又假惺惺作態，當人情急之際縱身引避，說上許多逆耳之言，激動自己暴怒，一意殺他煉魂，也不致元神離體，授人以隙，使敵人乘虛而入。追原禍始，姓朱的實是罪魁。再查看仇敵，對己及自己的同黨無異水火之不相容，獨對他卻在身陷七煞神光、奇險百忙之中，盡心盡力，不惜犯險，奮身相救。事後各無一言，直到強仇大敵將

入羅網，忽然脫口一說，便泄自己機密。前後情形諸多可疑，不特和仇敵似有成約，就許是他因妒生忿，因此生真元已破，爲想轉劫成真，拼遭兵解，了此前孽。一面心懷怨毒，不令別人快活，特地勾引外賊乘隙加害自己。故此仇敵易於潛入。否則他先被烈焰困住時，仇敵明可救他，卻不出手，他也不求人救，直到兵解以後，方救出險。可恨自己糊塗，先聽他說仇敵深入肘腋，因其言多閃爍，又在被困反目之時，既未背信，兵解前，又曾露出有外人相救之意，怒火頭上，又認爲強仇業已被困，欲逃不得，何力及此？也未稍加思索。一生數百年來，慣以詭詐陰謀隨意致人慘死。自從脫困復體，法力愈高，除對老賊尼心猶顧忌外，別無所畏。平日認爲此外誰也無奈我何，誰知容容易易，敗於幾個無名賤婢之手。而同謀勾引最關緊要的，卻是她這舊情人。越想越疑，越疑越恨，越覺所斷不差分毫。

妖屍此時惡貫將盈，心神暗中受禁；加以豔屍被毀，骨化形銷，終身未有之痛，較諸前受雷劫怨毒更甚。等到佈就羅網，待要復仇之際，因對頭一句話，想起後果前因，痛定思痛，急怒交加，兇焰更熾，不禁犯了有生俱來的兇野殘暴之性。神智已昏，處事愈發顛倒悖謬，一味任性，不計利害。尤其對於舊歡的仇恨鬱怒難消，不先暴跳發泄一場，宛如骨鯁在喉，萬分難耐。本意恨極仇人，雖已有了成算，祇是怒不可遏，想先惡毒咒罵一場，然後再引這幾個去上死路。這一來，卻又平白多喫了虧。

癩姑先祇當她故意罵陣誘敵，以爲法寶、神雷傷她不了，不願無的放矢。嗣聽妖屍專指道者元神毒口咒罵，對於四人祇偶然隨口帶上一半句，五遁和原有埋伏並未發動，並且越罵越兇，漸漸聽出妖屍認定情人內叛，引敵上門，毀她那副豔骨。此舉直動了真氣，並非僞裝，仇深恨重，祇願毒口泄忿，欲使對頭聞說少時所受奇慘，心神震悸。不料對頭祇是微露憐憫之色，默然相向，絲毫不以爲意。於是怒火越發上攻，咒罵不已。敵人又未有動作，遂致忘乎所以。按說妖屍何等兇狡，不應如此稚謬，癩姑實在不解。而謝琳早就準備好伺機一擊，不問成功與否，且先試試，能傷妖屍更好，至多引發埋伏，也比長此對耗強些。見癩姑一味注視妖屍，遲疑不動，便扯了一把。癩姑忽然心動，想起妖屍此舉出乎常度，也許惡貫滿盈，情不由己，忙即點頭會意。跟着一個暗號，冷不防，四人把飛刀、飛劍、法寶、神雷齊朝妖屍猛發出去。

妖屍也是背運當頭，中心首鼠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更不知中洞外層法物早被仇敵破去。雖有聖姑遺留的環中世界，仇敵被自己倒轉禁制，移向小須彌境禁圈以內，上下四外混亂昏茫，急切間分辨不出方向門戶，難於走脫以外，那戊土禁制，祇是易周靈符妙用所化幻相，並無實效。誤以爲敵人祇要出手，不特傷害不了自己，必將戊土禁制勾動，外五

行禁制隨以相生。如能就此殺敵，省卻往中洞內寢宮涉險更好；否則，便仍用前策，豁出相拼，也報此仇，徑引仇敵去犯內洞。總之認定眼前仇敵全成了網中之魚。正罵得起勁頭上，做夢也沒想到毒手摩什煞光一撤，失了防禦。對方那些神物利器雖不能衝向禁圈以外，在圈內照樣具有極大威力妙用。本未防到，忽然同時夾攻，焉能禁受？如非修煉多年，擅長玄功變化，又是煉就元神的話，祇此一擊，不必李寧再用佛光化煉，便已伏誅，形神皆滅了。

癩姑等四人因先前刀劍、法寶無功，也未想到妖屍會受重創。大家出手原快，癩姑的屠龍刀尤爲神妙迅速，一道紅光當先而出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妖屍瞥見敵人突然發難，先猶輕敵，並未逃遁遠避，一意行法，祇將身形飛向一旁，手掐靈訣往外一揚，滿擬戊土禁制必要發動。誰知黃光一閃之下，仇敵刀光已然臨頭，這纔覺出不妙，忙施玄功變化逃遁，已是無及。癩姑屠龍刀首先攔腰而過，跟着周、謝、上官三人的飛劍、法寶也急如閃電，相繼飛到。除輕雲出手最遲，青索劍祇掃中一點芒尾外，下餘全部奏功。謝琳更是心靈手快，神目如電，瞥見這次妖屍居然受傷，一面欣喜，一面不問能中與否，覷準逃路，又補了一神雷。妖屍連受重創之下，身形已被飛劍、法寶分裂，當時不及復原，接連兩聲厲嘯，化爲幾縷飛煙，投入暗影之中遁去，一閃即隱。

癩姑等四人見此情形，心氣愈壯，立縱遁光，姑試往妖屍逃路衝去。剛一起飛，猛又覺出天旋地轉，光景越發黑暗。四人不知妖屍經此一敗，越認定仇敵太強，外層五行禁制不能爲功，以爲適纔不該大意，沒有察出戊土被人反制，轉中誘敵之計，連受重創，耗傷了不少元氣，如非精於玄功，幾遭滅亡。悔恨急怒交加，決計冒險，專施前策，不再發動外層埋伏禁制，便宜四人省了許多心力。易靜等三人也因此空隙，無人阻撓，從容出險，尋到洞中靈祕之地，終於兩下裏合力，完成大功。不提。

癩姑等四人一見又是適纔初斬妖屍肉體時景象，方恨先前疏忽，不曾留意觀察，以致方向門戶難於推測，祇得聽任妖屍行法，挪移倒轉，無計可施。正戒備間，倏地眼前一亮，毒手摩什的七煞玄陰天羅又閃現出千萬層烏金雲光，排山倒海，四方八面潮涌而來。四人覺着，還是煞光妖法厲害，照例不進則退，越逼越緊，難於相持固守。謝琳忙即運用有無相神光，任擇一面，奮力前衝。衝了一會兒，癩姑見妖光雖極強烈，妖屍、毒手全未現形，方覺有詐。眼前光景忽又一暗，隨着煞光變滅之間，面前忽轉清明，現出一片實在景物。定睛一看，這地方乃是一處高大庭堂，通體似一大塊美玉，由內裏挖空鑿成的宮室，上下四壁俱是渾成整玉，不見一絲縫隙。溫潤光滑，煥影浮光，祥輝自生，明如白晝，更見不到絲毫妖氛邪霧。那玉宮通體做長方形，橫闊約十五六丈，外壁是一圓

門，不知如何走進。門外煞光邪霧依舊濃烈，卻不能侵入門內一步。左半壁前設着一個大蒲團，旁列鐘、磬、木魚，各有欄架，似是主人蔘禪誦經之所。右壁空無一物，祇玉壁當中有一大圓圈，色黃如金，深入玉里，彷彿天生成的玉斑，不類人工法力所爲。祇是圈做正圓，整齊已極，並無分毫暈痕。乍看頗似玉壁上鑿一個大洞，再將一塊黃金嵌入，嚴絲合縫。此外，全室空曠，更無別物。祇當中地上現出丈許寬一條淡青色的界痕，由身後圓門起直達裏面，其直如矢，也是十分整齊，估計約長在二十丈以外。盡頭處又是一個極高大的圓門，看去甚深，氣象莊嚴，甚是雄偉。門內兩旁似有空室，卻看不出實在景象。知已到了中洞內層聖姑靈寢所在。

四人除上官紅功候尚淺外，俱有高深造詣，上來匆匆，還未十分覺察。及至細一諦視，立悟聖姑法力的精微奧妙。原來當地共是內外兩層宮室，連同外間廣堂，共是三層。頭層長方形，長僅十丈左右。再往前去，便是通寢宮正門的甬路，但比外間窄不了許多，長卻有數十丈。乍見前面乃是虛景，隨人心意自生幻相，非寧神定慮，仔細觀察，看不出它實在遠近。四人因是適纔妖光中運用法寶、飛劍全力向前猛衝，忽然到此，又見門外妖光邪氣尚在蒸騰暴涌，卻不能侵入雷池一步，心疑誤打誤撞，無心中撞來此地。邪不勝正，一行脫出七煞玄陰天羅，二妖孽不是被正法隔斷在外，便是不敢闖入。忽聽妖屍隱隱叫囂之聲，由門外傳來，似在和毒手摩什爭論。大意是說：仇敵已入網，眼看倒轉禁法迫其入伏，爲何自己僅僅離開這一會兒的工夫，便被衝破玄陰天羅逃走，不見形影？毒手摩什答以仇敵擅長隱形，此時必然尚在網中，將身隱起，如被衝逃去，以自己的法力，斷無不察之理。妖屍力說仇敵頗有伎倆，可恨適纔誤爲所算，受了點傷，施爲稍慢。敵人所衝逃的方向正與妖屍相反，等她運用玄功復原趕來，敵人已不見，這事奇怪。妖屍說到這裏，忽又失驚道：「糟了！這裏正是老賊尼的寢宮正門，因總圖未得，此洞祇此一處，不能隨意封閉，莫要被敵人無形中誤撞進去。那天書、藏珍俱在五行殿百寶龕內，萬一失去，如何是好？」毒手摩什聞言，忙即阻止，似怪妖屍話不留神，如被仇敵聽去，豈不等於提醒？

妖屍笑道：「你看得倒容易。可知老賊尼法力甚高，這一門之隔相差天地，人在門內，多高法力也休想聽見甚麼。這正門連我也不敢走進，弄巧仇敵就許入伏被陷，進去容易，出來難呢。不過，近日我覺出老賊尼處處暗助外人，事情難料。這正門之內藏有極厲害的禁制，並能生出諸般幻相，誘人入阱。休說我們冒失走進，觸動埋伏，難於脫身，便在門前往內窺視仇敵行蹤，也易上當，陷入危境，簡直分毫大意不得。仇敵如在網中，一任隱形神妙，多少也能查看出一點端倪。你對此中玄妙尚不深知，有老賊尼預留下的禁法暗中作怪，不能以常理來論。我與仇敵仇深似海，被她們逃走固然可恨，最關緊要

的還是那半部天書和所藏法寶，如被巧得了去，我夫妻便今夜能脫出此地，以後也休想活命。正門以內，是萬去不得。尚幸前兩月我因日夜搜索總圖，探尋老賊尼的縫隙，仗着昔年在她門下多年，久居此洞，略知底細，居然被我無心中發現出一條密徑，可以避開正門奇險，祇是通行也非容易。我想你暫時仍守在這裏，我獨自由那密徑入內，乘其未覺，飛入停屍之所，索性不等今晚，就仗你借我這件法寶，去往神燈後面，先把那半部天書取下，並把禁制引發，以免天書被仇敵得去，永受其害。百寶囊中藏珍，且待擒敵報仇之後，今夜子時再行下手。此行即與仇敵相遇，一則驟出不意，我玄功變化，飛遁神速，決難阻擋；二則裏面埋伏甚多，層層相生，一觸即發。如與狹路相逢，仇敵必仍用飛劍、法寶夾攻，一味猛追，決想不到照着我飛行的途向方法追逐，祇要一步走錯，步步荊棘，阻力橫生，非被陷在內不可。萬一她們知機，得了老賊尼的暗助，仍由此門退逃出來，有你在此防守，我又早將全洞禁制一齊發動，任他大羅天仙，也難脫身。這樣，夜來行法，取寶毀屍，雖較艱難，卻可立於不敗之地。你看如何？」

毒手摩什好似自恃邪法，意欲徑由正門入內搜敵，先試一試；如其不能，再照妖屍前言行事，免得又生枝節，夜間多費心力。妖屍力言正門禁法太兇，堅持不可涉險，並說：「此時正門因仇敵無心闖入，禁制已被觸發。非我小看你，實則門戶就在眼前，除我深知虛實，近又悟徹玄機奧妙，尚能尋到而外，你初來不知深淺，休說由此深入，恐這眼前門戶你就尋不着，如何可以犯險妄進？」毒手摩什似仍不服，欲施邪法搜索門戶。因此煞光閃變愈急，勢更猛烈，兩番在門前疾馳而過，卻未進門；而且敵人相隔這麼近，竟如不見。

癩姑等四人在門內看得逼真，因聽妖屍這一派話，俱料此來由於聖姑法力暗助，門內人的言動，妖屍竟一點也不知悉。方各尋思盤算，忽又聽妖屍笑道：「我的情郎，你看如何？老賊尼實是厲害，這不是負氣好勝的事。幸她元神坐着死關，她那玄功先機任怎神妙，也祇算那大綱節目，不能鉅細不遺，一一預留下防禦暗算之法，毫無疏失。我能脫困復體，又先得到上半部道書，也由於此。否則你這等魯莽，她元神稍能隨意行動，以她往昔爲人，此時便有花樣對付你了。還是少安勿躁，乖乖由我一人前去，看似犯點險難，實則知進知退，比你同去穩妥得多呢。」底下便不再說。

癩姑等四人知道妖屍要由別的密徑入內，多半還許是在面前出現。又聽出那半部道書是妖屍的催命符，藏在寢宮一盞神燈後面，妖屍爲防落於敵手，不等子夜大舉，冒險先來竊取，不由全動了心。卻不知數應有此小困，中了妖屍陰謀暗算，心神一動，立受禁法反應。否則四人之中祇謝琳一人不知中洞寢宮情景，上次女神嬰易靜來此入伏，被李寧

佛法救出，一切經過，癩姑等三人均曾聽說起過，這時分明見外間景物，壁上黃圈，與易靜所說入伏前情景一樣，怎會茫然無覺？雖見前途深杳，目力難窮，偶然省悟，看出聖姑禁法神妙，鎮攝心神，免爲所困，也祇一時之明。及聽妖屍故意唱隔壁戲，好勝貪功之念太切，心一旁註，依然又入幻境。如非功行深厚，法力高強，加以妖屍數盡，種種湊巧，纔入陷阱便自警覺，四人縱有天大法力，本性已迷，除了反害自身，更難施爲。就算功候精純，不致滅亡，本元損耗也必難免了。

癩姑等四人等了一會兒，不見動靜，心疑妖屍已由密徑入內，意欲犯險試探着往裏壁圓門中走入，窺伺妖屍進來也未。總算知道當地埋伏重重，一直未敢大意，又防妖屍捷足先登，取去天書，準備堵截。各把飛刀、飛劍以及一切應用法寶準備停當，剛待緩緩飛進，猛瞥見左壁那團金色圓圈忽似電光一閃，全圈立隱，現出一個同樣大小的圓洞門。青光電旋中，妖屍突由洞內斜飛而出，勢甚神速，卻不向裏壁圓門直飛，先由左壁斜飛出來，到了前面青色界畫的甬路之上，然後沿着左邊界線，時高時低，燕子戲水般接連三個起落，往前面圓門飛去。明知仇人對面，竟不再顧，一味前飛，好似十分匆迫，惟恐被四人搶了先的情景。四人先聞二妖孽門外密語，已有先入之見。再見妖屍那等飛法，慧目注處，又看出幾分趨避。謝琳首喝：「快進！」癩姑、輕雲也均未及尋思，徑在神光護身之下，四人一同急追上去。雙方勢子都快，原是首尾相銜，等到門前，妖屍忽然一晃無蹤。妖屍前進之勢甚疾，四人未免追得也太急了些，加以覷準妖屍起落之處緊緊追逐，不差分毫，沿途並無阻力和什異兆，便把前言信以爲真，惟恐妖屍先將道書奪去。情急勢猛之下，暗中又將禁制引發，不容瞬息，便已入門。

妖屍雖和妖黨打定主意，當夜以全力去破靈寢前五行交會的諸般法物，跟着盜取道書、藏珍，相機毀壞聖姑法體，報仇雪恨，但是畏威已久，心仍有些內怯。加以先擬施展邪法，利用修道人的生魂去引發靈前禁制，使其佔住五行中任何一宮，減卻一些威力妙用，然後親身誘敵入阱，不料被仇敵救去，勢又緊迫，別的妖黨根行功力不夠，再說也來不及。以前所煉生魂，又均煉成邪法異寶，準備夜來大舉，各有用處。事情難料，惟恐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到時功虧一簣，滿盤皆誤。更以種種巧合，把仇敵法力估得過高，勢非拼犯險難，不能成功。及至飛抵門前，瞥見裏面五遁法物各蘊奇光，閃幻不息。妖屍本來深悉中洞五行殿靈寢的先後天五遁交會妙用無窮，威力無上。自從出困復體以來，全洞設施均已精悉微妙，隨意運用，獨此中樞奧區，因後半部道書不能得到，怎麼靜心參悟推詳，也祇略知皮毛。屢次巧使有法力的同黨試驗，全遭慘死，形神皆滅。聖姑又素恨惡自己，今日肉身受戮，已應玉牒最後所現遺偈。此時祇剩元神，不論怎樣情急報仇，難道連幾個時辰都等不得，又來犯此奇險？適和毒手摩什故意露活，說完分手時，已想

起可怕。再見今日寢宮法物無人入內，便煥威光，猛憶前情，不寒而慄。

妖屍仗着機詐絕倫，盡管臨危卻步，望門而止，心念一動，忙運玄功，先隱身形，再往門側閃開。其間不容一瞬，來人既未看妖屍收勢，前進又急，恐因法寶、飛劍生出反應，不是易與，又不肯冒失施爲，所以易於入阱。妖屍閃退時，還想仇敵厲害，未必上套。又以不消多時便要大舉，祇要仇敵不致走脫，復仇便自有望，本無須乎如此急急。素日行事均甚沉練，並且越是仇深恨重，志在必殺，設計格外周密準狠，一發必中。怎今日會如此煩躁，神志不寧，舉棋不定？正打算先把外層埋伏引發，不問能否生效，且先絆住仇敵，再作計較。忽見四人帶了所救生魂，已然一擁入門，不禁大喜。妖屍也真惡毒，見仇敵入網，斷定萬無倖免，知道四人法力甚高，必能掙扎些時。心想：「就此剪除一些未來叛逆，並可激動仇敵怒火，使其死前多受苦厄，正好一舉兩得。事完也到子夜了。」當時目蘊兇光，朝門內微獰笑了一聲，立由原徑退出，先往前面召集同黨自來納命。不提。

這裏四人先還不知中了妖屍毒計。及至飛入門內一看，那門高約九丈，寬約兩丈，做橢圓形，外觀已極壯麗，內裏更是祥光瑞彩，靜美莊嚴。當地乃是一同極高大的玉室，上下四壁通是整片碧玉，甚是空曠。祇當中地勢微微隆起，成一方臺，有兩級不到半尺高的臺階。臺上有一個三丈大小圓形的白玉榻，四邊無欄。榻上端端正正坐着一個妙齡少女，身着一件薄如蟬翼的白色禪裝，頭上卻有又長又黑的秀髮，披拂於後，沿及兩肩。一手指地，一手掐着印訣，十指春蔥也似。下面赤着一雙其白如霜，看去柔若無骨，而又瘦如約素的玉足。安穩合目，趺坐其上，口角微帶一絲笑容，面上容光更似朝霞，玉朗珠輝；宛如華鬘天人現真妙相，光彩照人，望之自然生敬，不敢逼視。那白玉榻後環立着十二扇黃金屏風，隱現風、雲、雷、電、水、火、刀箭、林木、黃沙之形，金光燦爛，閃變不停。榻前立着一盞白玉燈檠，佛火青瑩，光焰若定。燈側地上插着一柄金戈，長祇尺許；一根樹枝，彷彿剛折下來，晨露未乾，青翠欲滴；此外有一個盛水的小金鉢盂和一堆金黃色的沙土。爲物俱都不大，一樣接一樣做一圈環起。最奇的是四人一進門來，先是妖屍不見蹤跡，再見室中景象十分祥和安靜，又知榻上坐着的就是聖姑，不禁肅然起敬。身在禁中，以爲那十二扇金屏中蘊五行和風、雲、雷、電，便是寢宮中的禁制埋伏中樞，不特那五行法物一樣也未看見，一心還在打算同去榻前，向聖姑禮拜通誠之後，再去尋找妖屍所說榻前神燈和燈後所放天書。危機四伏，一觸即發，絲毫也未覺察出來。不過一行四人到底夙根深厚，不似尋常，盡管入網，仍存戒心，進門便即收勢，並恐變起倉猝，加緊防備，並按着神光，緩緩前進，並未冒失。

正往前走，癩姑、謝琳、輕雲三人在前，忽聽上官紅低喚：「二位師叔，請看這位朱道長爲何如此？」三人忙即回顧，那道者元神本和上官紅並肩在後，這時忽然滿面驚懼之色，做出奮力強掙，大聲疾呼之狀，手也往後亂指，偏是有形無音，一字也聽不出。情知有異，忙向所指之處回頭，這纔發現那五樣法物陳列在身側不遠，業已走過。這麼空曠通明所在，明顯放着五樣奇怪東西，尤其那座神燈有一人多高，兀立在中，憑四人的目力竟會一人未見，直似本來隱起，突然出現光景，心已奇怪。再往前一看，先前分明行離玉榻前面臺階僅丈許遠近，就這聞聲回顧略一掉頭之間，竟會遠退出了好幾丈。謝琳心還有恃無恐，癩姑等三人久爲聖姑先聲所奪，成見甚深，俱都驚疑起來。

輕雲首先向謝琳道：「二姊留意，此是五行法物，與易師姊上次所見一般無二。當初易師姊陷身在此，如非李伯父施展佛法，親救出險，幾遭不測。我這時想起適追妖屍入門，妖屍失蹤，五行法物先隱後現，莫非中了妖屍誘敵之計，陷入埋伏了麼？」一句話把衆人提醒。癩姑終是久經大敵，矇昧祇是暫時，一經警覺，忙即一面鎮攝心神，一面忙喚：「二妹、師妹、紅兒，先勿妄動，我們陷入伏內，已無疑義，少時五遁威力便要發作。我們務要鎮攝心神，再打出困主意。如若求逃太切，心神一分，便受禁制，神智昏迷，多高法力也無所施了。謝家二妹近年禪功堅定，大家倚賴不少。少時變起，千萬運用禪功，勿令神光有什疏漏。此舉關係不小，稍微疏忽，便要多費我們一二百年功行，還是便宜的事，再壞就不堪設想了。今日之事，原已定數，功成早晚，時至自解。千萬各人守住心靈，不可自恃。」

謝琳一則不知聖姑暗助，發作不快；二則無甚經歷，人又十分天真好勝。見癩姑連聲疾呼，衆人面上全現驚懼之色，而那五樣法物依然安安靜靜環列地上，並無異兆，心中暗笑衆人膽小張皇，微笑答道：「事真可怪。但是我想聖姑既恨妖屍，又註定我們今日成功，怎會遇甚險難？如其不然，家師、家父、葉姑，總有一位囑咐我了。妹子雖然皈依日淺，但這有無相神光，照家師說，卻是諸邪不侵。毒手摩什那等厲害的煞光，尚且衝破，何況聖姑正在坐關，祇是遺留的禁法，並非真與我們爲難，怕它做甚？你看這五行法物不還是好好的麼？」癩姑方覺謝琳口氣誇大失檢，想要設詞勸阻，已是無及，末句話還未說完，倏地一片祥光閃過，地上五行法物全都失蹤，忙喊：「不好！」令衆戒備時，忽又眼前一暗，緊跟着便聽水、火、風、雷、刀兵之聲與揚沙、拔木之聲，宛如天鳴地叱，海嘯山崩，四方八面一齊襲來。眼前也不昏黑，祇是青濛濛一片氤氳，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，無邊無涯，一任慧目法眼，運用神光四邊注視，甚麼景物也看不見。

這時剛剛開始發難，四人如若守定心神，靜以制動，不去引發它，一樣也可無事。無如

謝琳天性好強，疾惡好勝，一見中了妖屍誘敵之計，困入五行禁制以內，心便有氣，覺着困中待救不是意思，又認定有無相神光威力妙用甚大。適在前面也曾遇到與此大略相同的混亂景象，癩姑、輕雲先也說得厲害，後來不特一行未受到一點危害阻力，妖屍猖狂了一陣，反而受傷逃走。像周、李、上官三人所說，以前涉險遇到的五遁威力，始終未見發動。癩姑又祇耳聞，並未身經，難保不先入爲主，有了成見。照着前半情景，不是聖姑禁法不如傳言之甚，便是妖屍該當數盡伏誅，聖姑法力超妙，早已算就禁制滿了時限，減卻威力。否則，果如傳言所聞，今日也難必其成功了。固然此是中樞奧區，這靈寢重地比較別處厲害，父親和葉姑也曾說過。但聽師父來時口氣，祇說臨事小心，不要自恃等照例的活，並未十分看重，又無此行還要受困之言。聖姑本想我們同誅妖屍，料無爲彼張目之理。妖屍不知去向，何必枯守在此？莫如退將出去，至多禁法不曾失效，引發五遁威力，現有神光護身，也必無害。再如真個不妙，豁出違背葉姑告誡，將來被她說上幾句，拼耗一點元氣，多用四十九日苦功，施展新由滅魔寶籙中學來的諸天元會九遁神功，帶了衆人由地下遁走，也可無事。省得又和先在前面一樣，一見妖屍倒轉禁制，光景昏黑，便自驚疑，不敢妄動，白讓妖屍猖狂了好一會兒，豈不冤枉？謝琳想到這裏，見癩姑、輕雲連上官紅和那道者元神，都在運用玄功，守定心神，神情十分肅靜，心又暗笑衆人過慮。就算禁法真具極大威力，身在神光以內，各人都持有兩件防身禦敵的至寶奇珍，怎麼也不致受甚危害，何用如此矜持？忍不住脫口笑道：「此時情景，和先在外面妖屍鬧鬼差不許多，五行禁制威力尚未發動。我想許是聖姑早算到此，所遺禁制已滿時限，失效了吧？現在一點動靜俱無，何必膽怯？枯守無益，如不就此覓取天書、藏珍，我們索性退將出去，等易姊姊她們三人來了，再同下手。此時先尋二妖孽，將他們絆住，免他們有了閒空，去和家姊、瓊妹作梗。癩姊以爲如何？」

癩姑雖覺謝琳不應看事太易，還沒想到當時形勢，宛如森林黑夜，四面伏有極猛烈的地雷，火藥引子到處都是，祇要見到一點火星便要點發，人不特不知厲害，手裏卻持着一個大火把，在那藥引叢立的昏林之中亂照，自然稍動便即爆發，神速無比。所以聽了謝琳之言，忙即勸阻。謝琳一想：「空自從小修煉到今，極少遇到大陣勢。癩姑法力並非庸流，平日口氣也頗自負，卻把這裏五遁禁制看得如此厲害。反正有恃無恐，至不濟照着最後預計，不過喫點小虧。好歹我且經歷，看它到底是甚景象，如何厲害，也長一點見識。」因癩姑力說最好鎮攝心神，靜守待機，不可率意行動；自己也看出四外青靈之氣，與適纔外面一味黑暗沉冥景象不同。但是嗔妄之念一動，必欲一試，情不由己。仗着神光由己主持，笑道：「癩姊姊如此慎重，我們不妨姑往外退幾步試試，不能行再做罷。」話到末兩句上，也不與別人商議，便遁神光後退。

謝琳一半由於好奇，一半好勝，不耐在此枯守，並認定人言太過或是禁法失效。本心不是想和聖姑鬥法，故意多事。退時還在揣度那五行法物先前位置，特地往左方繞走，以爲能從容退出更好。哪知衆人已在五行包圍之下，此時靜立不動，還未必能保其長此無事，稍一動作，埋伏立被引發，按照所觸犯的宮位，生出阻力。緊跟着五行合運，先天後天自相生克變化，發出無限威力。如非早有救星同行，到了萬分危急之際，所運有無相神光一出破綻，禁法妙用乘隙侵入，一個防禦不及，便爲所制。不似初進門時，雖受禁法反應，因在神光之內，四人夙根又均深厚，祇稍受制，便自警覺；此時祇要稍微疏懈，不特幻象重重，隨念起伏，所有法術、法寶全失效用，並還神智全昏，自尋死路。即便功候精純，夙根深厚，機警靈悟，懸崖勒馬，猛然警覺，人已被陷在內，僅能運用玄功，強自掙扎。除非耗到有極高法力的外人來救，或是禁法全部止住，自顧尚且艱難，不敢絲毫鬆懈，更無餘力可以逃出了。衛仙客夫妻乃崑崙派中有名人物，昔日身陷癸水禁制之內，危險萬狀，眼看形消神滅，後來還是經人解救，僅得死裏逃生，到底壞了真元，伏下異日禍根。癸水一宮尚且如此厲害，何況中樞奧區，五行合運相生之地，自更厲害得多。

癩姑自從知道中了詭計，便自提心吊膽。一聽謝琳口氣不妙，想攔，沒等出口，謝琳已運神光返身繞退。方疑有變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簡直未容思索，隨着神光剛一轉動，就彷彿火上澆油，一觸即燃，猛瞥見四外青濛濛的景色，恰似千萬花筒一齊點燃，同時捲動起千萬層大小云漩，勢子比電還快，一閃即滅。四人還未及看真，就在青氣隱滅、光影閃變中，面前景色忽轉混茫，先前水、火、風、雷、土、木、金戈轟隆巨震，以及一切吼嘯觸擊、澎湃奔騰的聲音全都停止，不再聽到一點聲息。身子卻似包在無邊無際的黃色霧海裏面，中間祇隔着一片神光。

四人先前追趕妖屍入門時，謝琳預先把神光往外展大了些，和入口一樣高大，約有三四丈方圓的外圍，高達九丈。原意是防妖屍將天書竊取到手，上前爭奪時易於迎門堵截，不使逃脫，並免四人擠在一處，法寶、飛劍施展不開。入門之後，發覺中計，祇管和衆人問答盤算，並未將其減低縮小。塵霧一起，猶如萬丈黃雲中矗立着一座祥光萬道的光幢，分外顯得佛家法力神妙，不比尋常。這時謝琳已被癩姑一把拉住，意欲力阻，不令再有行動。話還不曾出口，謝琳看出戊土禁制已被觸發，祇是眼前景色由青轉黃，勢子彷彿厲害，因隔着一層神光，並未覺出有甚危害阻力，暗忖：「畢竟聖姑正坐死關，法力雖高，不能親手施爲，遺留的法術無人主持運用，似要差得多。這戊土威力尚無毒手摩什的烏金色煞光厲害，先後天五行合運，料也強不了多少。」繼一想：「諸姊妹均看得此事奇重，而這些人俱是峨眉之秀，向不怕事。周、李二人並曾身經，日前還在談虎

色變，如是尋常，怎會如此？興許剛開始，威力尚未發作，也說不定。尤其這霧奇怪，乍看好似無奇，霧又不甚濃厚，怎晃眼之間，神光在內固仍清明，光外卻絲毫也看不遠？不特與前兩次昏黑青黃景象不同，便與初見情形也迥乎有異，直似被包沒在極厚密的實物以內。莫非真個厲害不成？」

謝琳此時心神已受了一點禁制，在未恍然警覺以前，這等想法乃是大難將發時的例有文章。想祇管想，仍然仗恃有無相神光威力妙用，毫無畏怯。也幸近年身入佛門，得了上乘傳授，心神湛定，功候甚深。本來受禁的人念頭一轉，有了顧忌，應該越想越怕，神智因之搖惑，而禁法的威力也隨着對方氣餒而繼長增強，乘隙潛侵，使其無由自拔。謝琳卻是魔高定力也高，無甚雜念。當反應初起時，依然抱定前念，雖覺出一點厲害，未生畏心。後來得免危難，警覺甚快，也由於此。